



阿詩瑪

阿 诗 玛

彝族民间叙事诗(重新整理本)

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整理
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重新整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阿 诗 玛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 数 56,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4

1960 年 6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8 年 4 月 北 京 第 2 次 印 刷

书 号 10019·1591

定 价 0.27 元

再 版 说 明

《阿诗玛》是我国彝族撒尼人口头创作的一部优秀叙事长诗。曾收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丛书”。此次重印，根据我社一九六〇年第一版版本，内容无改动。李广田同志写的《序》，是原有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八日

序

「阿詩瑪」的出版，曾經引起各方面的重視，特別在整理民族民間文學方面，發生過很大的影響。

「阿詩瑪」的整理本，除曾經在幾種報刊上發表外，先後共出版了四種版本：

1954年7月雲南人民出版社的版本，

1954年1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版本，

1955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版本，

1956年10月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的版本。

這四種版本內容都是一樣的，用的都是雲南省人民文工團圭山工作組搜集、整理的稿子。

1953年5月，雲南省人民文工團組織了包括文學、音樂、舞蹈和資料等人員的圭山工作組，開始深入到

撒尼族（彝族支系）聚居的路南县圭山区进行发掘工作。他們和群众打成一片，虚心向群众学习，搜集到《阿詩瑪》材料共二十份，其他民間故事三十八个，民歌三百多首，同时，对撒尼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风俗习惯、婚姻制度、民族性格等方面也进行了調查。經過了分析討論、綜合整理和反复修改等工作阶段，历时半年，才写成了《阿詩瑪》的定稿。

必須肯定，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組的这一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是值得热烈欢迎的。通过了他們的劳动，流传在撒尼族人民口头上的这部长篇叙事詩才能和广大讀者見面，才能使我們进一步認識到我国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是这样丰富，这样瑰丽。《阿詩瑪》出版之后，尽管有人对于《阿詩瑪》的整理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但原整理本的成绩无论如何是必須肯定的。

一、圭山工作組經過了三个月的調查，搜集到了关于《阿詩瑪》的传说异文共二十种，这是很可观的。据估計，《阿詩瑪》的异文恐怕不止这二十种，假如再把調查的地区放寬一些，再深入下去，假如調查者还能直接用撒尼族的語言去进行工作，一定可以得到更

多更宝贵的材料，如果这样，就可能整理出更令人满意的诗篇。但只就这二十种异文看，其中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也就够多了。二十种异文中，从对待热布巴拉家的态度来看，有十九份表示了深刻仇恨（只有一份是表示赞美的，说阿黑和阿诗玛都很满意热布巴拉家，阿诗玛在热布巴拉家是幸福的），这在确定主题上就有了很好的条件。但只就这十九份材料看，也是极不一致的。有的说阿黑于比赛胜利之后和阿诗玛都离开了热布巴拉家，而归途中的遭遇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阿黑先回家去了，却把阿诗玛留在热布巴拉家，起初热布巴拉家不敢虐待阿诗玛，后来却又百般地虐待她。有的说阿诗玛终于从热布巴拉家逃出来了，宁愿乞讨度日，也不肯再受虐待。……由于《阿诗玛》是长期流传在撒尼族人民口头上的诗篇，在故事结构上，在描述的或详或略上，都有很大的差异，有的这一部分过分繁琐而另一部分过分简略，有的则是有头无尾，或中间缺乏联系。面对这么些不同的材料，要确定一个最恰当的主题，并根据这一主题安排故事的发展，选定作品的结构，是一件相当费力的工作。原整理者在这方面确是付出了很多劳动的，他们劳动的结果，应该说已经使人民

真正的思想得到了出色的艺术表现。撒尼族人民说：“阿诗玛的苦就是我们撒尼族人民的苦！”一点不错，在阿诗玛的时代，在阶级的、神权的种种压迫之下，热爱劳动、热爱自由、一心向往着幸福生活而且为了反抗压迫进行过坚决斗争的阿诗玛，终于牺牲了。这是阿诗玛的悲剧，也是在阶级压迫下的撒尼族劳动人民的悲剧。勤劳、勇敢、而又富有智慧的哥哥阿黑，为了拯救自己的妹妹，表现了无限的英勇。他这种近于神人的英雄行为，实际上是代表了受阶级压迫的撒尼族劳动人民的理想。原整理者在突出这一主题思想以及为了突出主题思想而运用原材料进行较为完整的安排上，是作得相当好的，是基本上符合撒尼族劳动人民的愿望的。就是今天，回头来用撒尼族人民自己的创作再去教育他们自己，鼓舞他们自己，其作用也一定是很大的。

二、原整理本在塑造人物形象，特别是在塑造阿黑和阿诗玛的形象上，应当说是相当忠实的。根据二十份异文，整理者终于把诗中的人物形象比较完整地表现了出来。格路日明家和热布巴拉家，是两个针锋相对的对立面：一边是劳动人民，一边是剥削者，他们的不同

的性格都是以他們不同的階級性为基础的。劳动人民，热爱劳动，老老实实，但确是富有智慧的；剝削者不劳而食，狡猾多端，实际上却是愚蠢之至。劳动人民，很善良，但当他們与恶势力作殊死斗争的时候却是勇敢非凡的；剝削者装腔作势，实际上却都是怯懦鬼。人物的性格与階級性是分不开的。阿黑，是一个劳动人民而又有某些神人的性質；阿詩瑪，虽然受时代意識的限制，在归途中为崖神所暗害，但終于成为永生不灭的回声，这都充分表明了撒尼族的劳动人民把希望 and 理想寄托在他們身上，把他們兄妹两人作为自己民族的化身，因而他們兄妹二人的性格也就成了撒尼族劳动人民的典型性格。在这两个典型中，他們本人的性格和撒尼族的民族性格都是栩栩如生，万古长青的。原材料中既然有各种不同的說法，整理者当然要有所选择，有所舍弃，有所安排。例如《馬鈴响来玉鳥叫》一章中，有关于热布巴拉家的石崖、水塘和山林的三段對話，在原材料中，有的作为阿黑追上阿詩瑪以后的兄妹對話，表示他們对于热布巴拉家的蔑視与嘲笑，有的又作为阿黑与海热之間的對話，整理本則作为阿詩瑪对于媒人海热沿路吹噓热布巴拉家的一种无情的反击而被表現了

出来，这样的处理，对于以后的发展比較自然而且方便，也突出地表现了阿詩瑪的不屈不撓的坚强性格。这样作是比較恰当的。反复閱讀原記錄材料，应当肯定，人物形象确乎都是活生生地活在詩里的，但也不能否認，原記錄材料在結構上总是不够完整的，总叫人有些片片断断之感，經過整理，有所删除，也有所增益，表現更集中了，人物形象也就更完整更明显了。

三、整理这样一部叙事詩，要能保持撒尼族人民的艺术风格，确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反复閱讀二十份材料，回头再讀整理本，总感到整理本中少了一些什么，同时又多了一些什么。少了点什么呢？恐怕就是撒尼族劳动人民口头創作的艺术特色。多了点什么呢？恐怕就是非撒尼族劳动人民口头創作的气味。尽管如此，这部字句間处处放射着撒尼族人民特有的艺术光輝的叙事詩，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基本上还是被保留了下来的。我們一讀下去，首先就感到它的語言的特色，那样有节奏，那样富于音乐美，有那么多生动而确切的比喻，那是只有撒尼族人民才能創造得出来的，而且在全詩中又都充滿了那么自然、朴素、簡洁、新鮮、明朗而又风趣的表現方法。正如高尔基在談到通俗民間語言时所說

的：“你在这里可以看見惊人的丰富的形象，比拟的确切，有迷人力量的朴素，和形容的动人的美。”什么是艺术风格呢？看起来似乎只是語言、結構与詞藻潤飾的問題，其实不然，风格的形成与其本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民族性格等等是密切相关的，它有它自己特殊的传统因素，有它自己的声音笑貌。整理一部民族口头创作，假如丧失了以上所說的这些特色，或者这些特色基本上沒有被保留下来，沒有被传达出来，那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原整理者在这方面也是注意到了的，而且尽了很大的努力。譬如他們除搜集了《阿詩瑪》本身的材料外，还調查了撒尼族人民的政治、經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婚姻制度等。这一些，都是为了保持原作的艺术特色。总之，越能深入群众，越能忠实于原作，就越能保持原作的风格。

二

我們这样說，并不是說《阿詩瑪》的整理本就是尽善尽美的了，整理本的缺点是不不少的。就其較為明显的而言，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阿黑的射箭斗争是《阿诗玛》中的一个重大情节，原整理本的处理是不够恰当的。这一点孙剑冰同志在《阿诗玛试论》（见1956年《文学研究集刊》第三册）中已经指出过。孙剑冰同志说：“整理本将射箭的情节放在打虎以前，比赛唱歌、砍树和撒种以后，不如原材料（第十五号，第十七号，第十八号）所显示的射箭在打虎、比赛剝虎以后完善。因为把箭射在祖先桌上，是某种意义的决斗，非他项冲突可比。全部情节的发展揭示给我们，只有经历了这种斗争，巴拉家才肯放阿诗玛跟她哥哥一块回去。既然回家的路已经打开，再节外生枝，就是多余的了。能够离开巴拉家的时候还不马上动身，与阿黑和阿诗玛的性格也是不符的。”因为按照民族的习惯，祖先桌是任何人不得冒犯的地方，热布巴拉家既然这样蛮不讲理，阿黑就非来冒犯它不可。这三箭，不但更深刻有力地表现了阿黑与阿诗玛的性格，也进一步鞭撻了人民所痛恶的热布巴拉家。据调查材料，撒尼族人民有一种古礼，名叫“恩杜密色达”。凡遇新婚妇女头胎怀孕，为了保护婴儿平安落地，须在旷野中举行“恩杜密色达”礼。由孕妇的丈夫采摘櫟树枝、柏树枝一捆，分别插入土中，象征热布巴拉家的大门、

柱子和神主牌，然后将祀神的飯、菜、酒一一摆好，請巫师念經，念毕，丈夫連射三箭：第一箭表示射穿大門，第二箭表示射穿柱子，第三箭表示射穿神主牌。至此，邪气已被鎮懾，就可以确保生育順利。从这一古礼看，也可以說明傳說中的阿黑的神箭射穿热布巴拉家神主牌的重大意义了。阿黑射得好，阿詩瑪拔箭拔得好，这里，在他們兄妹身上都表現了超自然的力量。这种超自然的力量不是別的，乃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所赋予的，它表示了劳动人民的愿望。这样安排，在全詩的发展上是較为有利而且也是有力的。因为紧接着是兄妹回家，是热布巴拉家請求了崖神的帮助，阻难阿詩瑪，使阿詩瑪終于回不了家。崖神，也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但它不代表人民的意志，而是压迫者、剝削者的不义的意志的表現。在这个恶的力量面前，阿黑失敗了，阿詩瑪的生命乃以悲劇告終。原整理本不是这样处理的，而是把射箭斗争放在打虎之前，从各方面看，都不大合理，也显得无力。而且在文字上也是处理得相当草率的，因而也使阿黑的三箭有些减色了。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觉得有必要提出一个問題供讀者特別是研究者作为参考。在原材料中，射箭在打

虎之后临行之前的共有七份，然而射箭斗争之后，大都不是兄妹同时离开热布巴拉家，而是阿黑离开了，阿诗玛却留下。另有三份材料，一是先射箭，后打虎；一則只有射箭的斗争，而无比赛情节；另一份則是阿黑先射箭，然后才得进热布巴拉家的大门。其他各份，則根本无射箭情节。分析这些材料，可以看出一个痕迹，凡射箭在后者，其情节的发展都不同于整理本中的結局，原整理本把射箭斗争放在打虎之前似乎也有一定的理由。这个問題究应如何解决，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中外批評者对于《阿诗玛》的尾声(即《回声》一章)的意見是很多的。整理人之一在談到《阿诗玛》的整理工作时曾經說明：“經過再三再四的研究、分析，我們决定运用另一个民間傳說的素材，即关于应山歌姑娘詩卡都勒瑪的民間傳說的素材，大胆加以改造，以阿诗玛遇救，变为回声作結局。(材料中只有少数几份提到阿诗玛变成了回声，有二份与应山歌姑娘有关。但这一些简单的材料却給了我們以重要的启示，可以說，它是我們全部灵感的源泉。)”整理者就是由于这种“启示”，硬把詩卡都勒瑪的故事写进了长詩《阿诗玛》，叫詩卡都勒瑪救了阿诗玛，她們都变成回声，成为永久的

伴侶。

阿詩瑪死后變成回声，這當然是很好的，因為這是撒尼族勞動人民的願望的形象化，這充分表現了撒尼族人民是“特別意識到自己的不朽並且深信他們能戰勝一切和他們敵對的力量的”。（高爾基）《阿詩瑪》雖然以悲劇而告終，但這裡確乎沒有悲觀主義的影子。阿詩瑪變成回声，這在發展上是自然的，在情節上是完整的，在藝術思想上是深刻的。“在山壘山的彝族地區，回声每日每時和人們生活在一起。這種勞動生活的音響，一忽兒在崖前和人們嘻笑對答，一忽兒和人們的歌曲一起，在山巒絕壁間飛翔……對於圭山区的撒尼人民，還有什麼自然現象比回声更為親近與美好的呢？這種現象，人們起初感到是神秘的，似乎不可理解；後來卻在自己的實際生活中，以似曾相識的感情，深沉地理解了它，並且賦予它生命的光輝與美麗的永恒的形象——阿詩瑪。這使人感到，只有真正人民的历史願望才是永生的。那些侵入到民間文學作品中的蒙蔽、毒害人民的意識，在同一作品中，也會頹然倒下而成為過去；真正人民的藝術構思——回声——克服了那種虛構的形式所包藏的敵視人民的哲學——宗教迷信，並因而

形成全部尾声的决定性思想。”（孙剑冰：《阿詩瑪 試論》）原整理本无端地引进一个詩卡都勒瑪，意思是为了增加一些什么，实际上却是造成了混乱，破坏了艺术的完整，也降低了在思想感情上应有的深度，是一种劳而无功的“創造”。

三、前文已經說过，整理这样一部叙事詩，要能保持其特有的撒尼族人民的艺术风格，确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整理者在这方面虽然用了不少苦心，但确也发生了不少的問題。整理人說，在二十份原材料中，有十九份是口述經翻譯笔录的，其中只有一份是先以撒尼族文字記錄下来，然后进行翻譯的。这样，再加上整理者亲自动手新增加了許多段落和句子，有的是属于补充和发展的，有的是属于加工和改写的，有的是属于一般修辞上的潤飾的，有的是属于合并的，有的是属于創作的。而問題也多数出在这些地方。既然是整理，就不能一字不易地塞給讀者，但如“創作”过火，就势必損害了撒尼族人民口头創作的特殊风格。这突出地表現在《馬鈴响来玉鳥叫》一章中的若干詩行，如阿詩瑪在热布巴拉家的黑牢里自哀自叹一段，說什么风呀，鳥呀，太阳呀，月亮呀，等她听到阿黑喊她的时候，說什么“阴

暗的牢洞出现了光明，冰凉的身体感到了温暖”，这种现代知识分子抒情的调子，对于撒尼族人民口头创作的那种朴素美简直是一种严重的破坏！高尔基说：“真实和朴素是亲姊妹，美丽是第三个姊妹。”这些由整理者“创作”出来的东西，既不真实，也不朴素，所以也就不美。又如，《回声》一章中，整理者无端地“创造”出一个湖，说“小河上面有湖，积满山洪水，石堤四面围，庄稼好收成。热布巴拉一家人，决堤放尽湖中水，用山洪水卷走阿诗玛，使她兄妹两分离”，在二十份原材料中是找不到这种“启示”的。整理者凭了自己的“灵感”这样进行“创作”，看起来似乎是把原材料中虚幻的东西改为真实的了，而实际上则是把真实的东西改成了虚幻的，是破坏了民族民间文学中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着的高度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代之以庸俗的实际事物，把五光十色灿烂夺目的画面涂得黯然失色了。原材料中说阿诗玛的头发象“落日的影子”一般发亮，整理者大胆地改为“头发闪亮象菜油”，也属于此类。大胆确是大胆的，可惜是不真实了，马尔夏克关于译诗的意见曾说：因为要忠实，所以才大胆，大胆而不忠实，这种大胆是不足取的。